

海南地方志丛刊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

乾隆 琼州府志

上册

(清) 萧应植修 陈景埏纂

海南出版社



海南地方志丛刊
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

主 编 洪寿祥
执行主编 周伟民

乾隆琼州府志

上册

(清) 萧应植修
陈景垣纂



海南出版社

海南出版社
PDG

总 序

洪寿祥

《海南地方志丛刊》是一部侧重于古、近代海南历史的大型原始资料总集,在对海南旧地方志进行挖掘、抢救和广泛征集、系统整理的基础上编纂而成。其中一些资料也延伸涉及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海南的政治经济状况。

海南于汉代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开置朱崖、儋耳二郡,正式纳入国家版图。海南有地方志,始于晋代盖泓纂《珠崖传》1卷;这部著作后来散佚,盖泓始末未详。隋、唐二代,海南复郡,但没有志书;到宋代才有《琼管志》、《琼州图经》等方志,但都没有传世。现在能见到的,仅是《永乐大典》中所存留的若干项资料。元代蔡微所纂《琼海方舆志》也早已失传。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方志资料是王佐纂于明正德六年(公元1511年)的《琼台外纪》,这些资料部分保留在唐胄的《琼台志》中。以后,府志、县志等亦多有散佚。本丛刊辑录了至今所能觅得的自宋代《海外四州·琼州》以下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州志、府志、县志、乡土志、采访录以及南海诸岛若干历史

资料共 70 多种,正史中涉及海南的地方志资料及 8 种《广东通志》中的琼州府部分也列入。

入编的海南地方志,内容十分庞杂。每一种完备的志书,都是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、地域政治的综合体;叙述一地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人物并兼及地理环境、天然资源、自然现象,进而分析该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,展示该地区的社会、人文面貌,大体都包括舆图、沿革、疆域、气象、山川、名胜、建置、职官、科第、学校、户口、赋税、物产、乡里、风俗、人物、方伎、金石、艺文、灾祥等项。颇具规模的地方志,有着地域性的百科全书的性质;如果把本丛刊所收入的志书联系起来,作为地方志的景观,综合进行观察,它有着特殊的、不可替代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。

关于学术研究价值。传统的地方志,是某个地域的古今总览,“一方之全史”,以当时人、当地人,根据当地的档册、案牍、函札、碑碣等资料,修当地的历史;就史实而言,最为切近当地的真实情况,所谓“地近则易核,时近则迹真”(章实斋《答甄秀才修志第一书》)。地方志是当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。在历史学家的史学著作中,十分重视正史;正史的资料常常被作为主证而征引。但正史常有缺憾。比如,正史中的《食货志》论赋税,《地理志》记户口,前者只记条例及重要史事,后者除地理沿革

外,户口也只能记录约数;而地方志记户口、赋税则有详细的数字、类别,并分析其中增减的原因。正德《琼台志》详细记录了自西汉至元代海南岛的户口,还将明洪武二十四年(公元1391年)、正德七年(公元1512年)的数字排列成表;各县的资料尤为详尽,分别记载了当时汉族、黎族的户口和田地,最后一次的记录还细分男、妇、军民、杂役。这些历史资料,对研究汉族的移民和黎族的概况,有很高的史料价值,而且是正史所缺少的宝贵资料。也正因为地方志是由当地人采访、编辑的,资料准确,所以还常常可以用以考订正史的错误,填补自然现象等科技资料记载的空白,并从中搜集和钩寻某一地域的人物事迹、艺文作品、宗教、碑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等方面的珍贵史料。而这类史料,是研究海南岛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文化、科技、民族关系、宗教信仰及风土民情等诸多领域可信度很高的资料,一般史书没有记载,学术价值极大!

关于文献学价值。据目录学者的统计,历史上存在过的海南的地方志,除了南海诸岛的志书外,计有:唐代李吉甫修的元和《郡县图志·琼州》等地理志4种、元代李兰脍修的《大元一统志·琼州》等一统志5种,明代戴璟修《广东通志初稿·琼州府》等通志8种,宋人纂修由义太初作序的《琼管志》等府志11种,元代蔡微纂的《琼

海方輿志》等州县志 75 种,清代张廷标编纂的《琼山乡土志》等乡土志 3 种,民国许朝瑞采辑的《临高采访录》采访册 1 种,明代王佐撰《琼台外纪》等外纪 3 种,晋代盖泓纂《珠崖传》等传录 3 种,以及宋人纂《琼州图经》等图经 5 种,合计有 118 种。以上数字,如果以修志朝代作一统计,则是晋、唐二代不到 2%,宋代 9%,元代 3%,明代 22%,清代 57%,民国 7%,另有不到 2% 年代不详。本丛刊将至今仍旧存在并且经多方搜辑尚能获得的宋、明、清及民国四代的方志以及部分南海诸岛的志书 70 余种保留下来,大体上构成了海南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比较完整的方志体系,比较清晰地显露从宋代到民国方志文献的轮廓。经过专家们的整理、点校,现在重新印出来,应当说这是保存这些存没系于一线的古方志的最稳妥可靠的方法。否则,若不再加抢救,使之继续亡佚,将来会后悔莫及,实际上是对后人、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们将这四代的方志,有手稿本、原刻本、重(补)刊本、抄本、传抄本、石印本、铅印本、油印本等不同版本重加汇纂编印,在文献学上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,也是泽被后人的重大举措。

关于现实意义。这套丛刊的编印,既是为了系统地整理海南的历史文献,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我们今天的需要。比方说,要维护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,从海南地方

史志资料中可以举出无可辩驳的证据。早在汉代,中国人民就在南海(古称涨海)的航行和生产实践中先后发现了南海诸岛。东汉时,杨孚《异物志》一书记载:“涨海崎头,水浅而多磁石。”三国时,万震的《南州异物志》讲到汉代从马来半岛的陆地到中国内陆的航程时,对南海诸岛地形地貌特征曾作如下记述:“东北行,极大崎头,出涨海,中浅而多磁石。”(见宋代李方《太平御览》卷七百九十,四夷部十一“勾稚国”)文中所说的“崎头”,就是我国古代人民对海中礁屿、沙滩的称呼;所谓“磁石”,指的是古代航行南海的船只遇到礁滩而搁浅,就好像被磁石吸住一样。杨孚的记载,是公元1世纪时对南海诸岛第一手材料的记述,是十分珍贵的史料。但杨孚的《异物志》原书早已失传,而本丛刊汇纂的正德《琼台志》在卷九《土产》条下加以转引,得以保存下来,为今天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提供了最早的可靠证据。

又如从保护生态环境、建设生态省而言,海南地方志资料能够为我们提供历史考察的线索,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。海南岛是天然的人类生存发展试验示范区,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,独特的物种多样性。包括现在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20多种珍稀树木和100多种野生动物,在古方志中多有记载。有些农作物、果品及水产品,今天如果加以提纯复壮,对于发展有海南特色的热带

高效农业和海洋产业,或许有所帮助。旅游业作为海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,如果利用方志中所提供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素材,重新给予阐释,这将有助于发掘海南旅游的文化内涵,增强海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。

作为海南岛古代的精神文化遗产,这套丛书的内容,就如恩格斯在论述文化遗产时所指出过的,它是一种“思想材料”,是古代海南官府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;这对于我们研究海南的历史,挖掘海南文化的厚重内蕴,以及对祖籍海南的海外华侨、华人的影响,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。这套丛书的出版,有助于我们今天以现代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,来阐明海南传统文化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或缺的地位。这套丛书将也有助于我们把海南建设成为“经济繁荣,人民富裕,社会文明,环境优美”的美好家园。

还必须指出,既然是文化遗产,在内容上自然有二重性,我们今天应该意识到其中的“糟粕”,诸如封建等级观念、封建节孝观念,以及民族歧视政策,等等。志书中对黎族人民的错误表述,是封建统治者民族政策的陈迹。回顾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民族压迫,我们越发感受到今天民族大团结的温暖和可贵!

这里还要特别指出,我们在研究工作中,使用地方志的材料时,要特别注意将这些记录同正史与家谱、族谱互

相参照,认真分析,弃偏信而生正见。譬如说,从西汉到隋代,关于海南岛设郡的问题,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汉初元三年(公元前46年)罢弃珠崖郡,这以后海南岛上就没有设立过代表中央政权的郡治,治所都设在海北,一直到隋朝大业六年重置珠崖郡,郡治才在海南岛上,上距汉元帝罢弃珠崖郡已经656年。对于这段历史,只有明代的王佐在《琼台外纪》里曾经正确指出,两汉朱卢(珠崖)县、吴时的珠崖郡应在海北的雷州一带,“珠崖自汉元之弃至梁大同凡五百八十年,而后内属”。王佐《琼台外纪》这一接近正确的判断,在海南《冯氏族谱》中得到了外印证。隋朝时海南之所以能够重新归入中央版图,就是由于冼夫人的感召。海南冯氏族谱当中列出的世系表,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然而,《大明一统志·琼州府》、正德《琼台志》、《大清一统志·琼州府》都在沿革表里将两汉的朱卢、朱崖县和六朝的朱卢县列入琼山县一格,并且在《琼州府建置沿革》下将明见于《汉书》的初元三年罢弃珠崖郡,擅改为“初元三年省珠崖郡入合浦,后汉仍属合浦郡”。又在琼山县下说:“汉初为珠崖郡地,后置朱卢县属合浦郡,后汉曰珠崖县。”在《古迹》珠崖故郡下说:“《地理志》合浦郡领朱卢县,为都尉治,盖即故珠崖郡所置。”此后,该说为人所信,都认为朱卢(朱崖)县相当琼州一府、今海南全岛。

这段史实的错误,被清代不少方志所沿袭。影响所及,当代涉及这一史实的论述,也有脱不开其窠臼,重复了上述志书的错误。

现在,我们将征集到的志书,进行甄别、筛选、整理,重新点校,并用简体字印出,以便于当代读者的阅读和研究。编成和出版这样一套丛书,实在不容易!版本的拣择,书品的选用,残缺的处理,书页破旧而文字漫漶的识别,乃至编辑加工和版式设计等等,都需要付出一番功力,常常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。当然,我们也对征集到手的某些无可稽考的“小志”,经过认真而审慎的研究,决定不录。

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自 2000 年起就把海南地方文献的整理,作为海南省跨世纪重点文化工程,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和切实的扶持。编纂委员会的目标,是希望做得尽量好一些,完善一些。尽管编委会成员以及参加点校的同仁兢兢业业地工作,临深履薄,夙兴夜寐,以期无负于当年的编纂者、收藏者,无负于今天广大读者以及国内外学术文化界,无负于高明来哲,但是,限于编纂委员会的水准和我们所能具有的条件,丛书中的差错一定还有,谨以诚挚的心情,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、指正。

数字图书馆
PDG

前 言

乾隆《琼州府志》，清萧应植修，陈景埏纂。凡 10 卷，分 10 门（志），计 64 目，有图，有表。首刊序文、修志姓氏、目录。继则一卷一志：地舆、建置、田赋、军政、职官、选举、人物、海黎、艺文、杂志。

琼州有府志，始于明代。正德十六年，唐胄初修；万历四十四年，副宪戴公重修；清康熙十五年，知府牛天宿再修；康熙四十五年，知府贾棠四修。以上府志的修纂，为后来的续修奠定了基础。乾隆三十九年，知府萧应植和同知陈景埏修纂的府志，也就是刻下整理的这部乾隆《琼州府志》。

萧应植，江南怀宁人，拔贡，乾隆三十六年任。陈景埏，江南江宁人，贡生，乾隆三十七年任。

萧应植修《琼州府志》为乾隆三十九年初刊，计 10 册，线装，存故宫珍本丛刊。这是海内唯一的版本，此次整理即以此本为底本。

是志纂修时，在康熙四十五年《琼州府志》的基础上，补此后六十余年之故实；同时，又取材于《广东通志》、琼属十三州县志以及乡贤著述。因此，这部府志内

容相当充实。

因阅年久远,今故宫珍本丛刊本乾隆《琼州府志》存在泐残、字迹不清、阙页等问题。本次整理,依照以下凡例进行:

一、整理时均谨据原文,加以新式标点符号。

二、原本正文中有的卷目又分上下,现已无必要,不再拆分。

三、凡原文残缺的文字,则以“□”号表示,有的加注说明。

四、凡原文中明显的错字,一概径改。

五、因避讳,原文中屡见改“弘”为“宏”,改“禎”为“正”等,现予复原,但未能判定者不改。

六、对异体、俗体、别体字的处理,遵照《辞海》进行。



目 录

前言	(1)
序	(1)
修志姓氏	(17)
卷一 地輿志 ^①	(21)
輿图(21) 星野(36) 沿革(39) 疆域都图墟市附(61)	
风俗气候潮汐附(75) 山川(89) 古迹(135)	
物产(144)	
卷二 建置志	(189)
城池(189) 公署(199) 学校书院、义学、社学附(218)	
坛庙(257) 桥梁津渡附(279) 坊表茔墓附(297)	
卷三 田赋志	(313)
户口(313) 土田(317) 科则(320) 钱粮均徭均	
平附(328) 积贮(368) 盐课(370) 杂税(379)	
卷四 军政志	(383)
戎职(383) 兵制(395) 兵饷(404) 屯田(409)	

① 原目录作“疆域志”，依正文改。

- 戎署(414) 营汛(416)
- 卷五 职官志 (427)
- 官秩上(427) 官秩下国朝(505) 名宦(542)
- 流寓(584) 武功世袭附(592)
- 卷六 选举志 (605)
- 进士(605) 乡举(612) 贡选(641) 征辟(686)
- 封赠(694) 荫叙(698)
- 卷七 人物志 (699)
- 列传(699) 忠义(725) 孝友(727) 儒林(734)
- 文苑(738) 懿行(742) 隐逸者旧附(750) 列女(758)
- 卷八 海黎志 (807)
- 防海(807) 海寇土寇附(811) 边海外国(824)
- 黎岐(827) 平黎(831) 抚黎(842) 条议(848)
- 卷九 艺文志 (865)
- 敕(865) 表疏(867) 书(881) 传(887) 序(890)
- 记(912) 赋(1014) 诗(1032)
- 卷十 杂志 (1085)
- 遗事(1085) 灾祥(1106) 纪异(1116) 方伎(1122)
- 仙释(1124)
- 海南地方志丛刊目录 (1131)

《琼州府志》序

国家受天庥命，肇造丕基，长驾远馭，德威所播，海隅日出，罔不率俾，盖百三十余年于兹矣。圣天子益振厉而作新之，薄海郡邑，去京师万里外，而所以设官分职，立纲陈纪，溥之以德意而齐之以法度，曾不异乎中土之治。是以穷崖绝岛之间，鸟言殊俗之地，无不延颈跂踵，喁喁向风，愿备编户。盖惟朝廷不鄙夷其民，仁渐义摩，中外一体，故其民亦不忍以竦迹自弃，道德之一而风俗之同，岂偶然哉？岭外古扬越南裔，而琼州又越在海外，距省且二千余里。考之传记，秦以前不列职方，至汉元鼎六年平南越，自合浦徐闻入海得大洲，元封元年置珠崖、儋耳二郡，琼之入版图自兹始。嗣是以后，代有沿革，迄前明洪武三年，升琼州为府，正统间重加裁并，置三州十县，悉徙隶府属，国朝因之。间尝采先民绪论，琼之为治，莫不善于汉与元。何者？汉虽置郡，以其荒远，不择守者，治之不以道，终两汉之世迄于六朝，郡县陷没，复为裔土。元始以土人为官，分管州邑，卒致土酋倚负隅之势，诱良民为梗化，弊不能止。由是观之，割地以资土豪与置郡而不择吏，其失均也。

我朝监于前代,慎选牧令,其监司郡守皆由特简专设
阍帅为之镇抚,水陆守望,棋布星罗,呼吸相通,如在肘
腋,琼之所以为治,固与广潮诸府不异,即视畿辅大郡,岂
有二哉?今且览其山川土俗,稽其户口财赋,民物丰繁,
商贾辐辏,学校选举,人才辈出,彬彬乎盛矣!非夫国朝
德泽恩溥,休养生息之久,曷克臻是?夫前事之不忘,后
事之师也。然则征故实,搜典章,勒为书,以诏来者,宁非
守土者所宜从事欤?琼州旧有志,康熙四十四年,前守贾
棠手辑,迄今垂七十年矣。乾隆甲午,萧守应植重加搜
订,书成,请余为之序。余观其书,因前志旧例,删繁补
阙,益以世宗朝暨今上五十余年以来,厘定制度,采辑见
闻,参稽人物,定为十卷,凡为类六十有四,其篇帙可谓富
而用心可谓勤矣。抑尝论琼之形势,广袤千里之间,黎峒
据其中,大海环其外,其南则占城、爪哇岛屿之所联络也,
西则交趾、真腊,东则大小琉球、贡支、日本诸国所互为唇
齿也。茫洋巨浸,汹涌澎湃,渔师贾舶,轳轳杂糅,出没其
间,风帆顷刻踔数百里,不见踪迹,苟驭之无术,而防之不
时,则往往足以生患。若夫黎岐犷悍难驯,本与麋鹿无
异。志称大五指山在定安县南,其高际天,五峰如指,屹
立琼、崖、儋、万之间,郡之诸山皆其脉络。生黎盘踞其
中,丑类繁多,弥漫山谷,然皆穴居瓢饮,椎髻跣足,不履
民地。若逢奸胥蠹役,骚扰朘削,与夫刁猾不逞之徒煽诱

愚惑，则变乱自而生哉。康熙年间王振邦之乱及近岁王天成之案，其明验也。诚知变之所从生与其所由戢，则馭黎之要思过半矣。古人有言：“一以为赤子，一以为龙蛇。”盖言抚馭之不易也。与其姑息以养奸，不如法行而威立，与其变成而创艾，不如先事而救宁。夫安静之吏惴惴无华，岂谓苟且因循坐享无事之为安静哉？其用智深故其虑事密，其指意远故其防患微，不动声色而能潜移默化，此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。余忝承宠命，四至粤中，应节制之任者先后垂二十年，近复仰荷殊恩，叨预纶扉，仍兼本任，早在兢惕，罔敢自晦。每当蒿目回顾，深维所以奠安元元、绥靖边圉之道未制其果，有当年谚云，美诚在久，余滋念焉。夫地方文武僚吏，所以佐督抚共襄庶务也，矧以一郡十余县之地，孤寄海外，深惧耳目有所不及，民隐有所不闻，所期共矢实心肃清边徼，庶几仰酬圣天子委任至意，将□贤司牧是责而谁责乎？诚即斯编而由绎之，核土田、生齿之数，则制民生衣食之源不可不加意也；察风俗淳顽之辨，则制狱讼斗狠之习不可不清理也；阅戎兵屯汛之制，则制寇盗防守之宜不可不熟筹也；观征黎抚黎之议，则制指馭绥辑之方，不可不亟讲也。布之简策为空言，易诸施行为实政。郑大夫不云乎，“政如农功，日在思之，如农之有畔，其过鲜矣”。守兹土者果恩设诚致，行不事粉饰，用能宣予朝廷威德，俾四境之内，